

时光斑驳后的记忆

——难忘“上山下乡”知青岁月

□ 郑望

时间是记忆的分段，它藏着时光轮廓碾过的痕迹。无论是阳光下的微笑，还是风雨中的泪花，都是生活滞留的瞬间印记。知青履痕给予我们太多铭心的刹那，或许也就是这些瞬间互相联缀，可以镌刻一段岁月进程。深情回望，一个时代过去了，个人的记忆只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碎片，透过蔽日浓荫落下班班驳驳的光影，在尘间寻找记忆碎片，重拾一抹飞散的轻浅时光。

——题记

“修地球”歌吟

刚到下白石岐后“知青点”，最初的落寞浸在时光深处。劳作一天之后的夜晚，傍徨无依的愁绪，伴一盏青灯，守一室惆怅。凭窗倚望苍穹寥寥的星辰以及旷野的苍凉，不禁迷惘于“上山下乡”这个不可解的方程……一个暮色洇过岐后山边的晚上，耳畔传来低沉沙哑的歌吟：“蓝蓝的天上，白云在飞翔，美丽的扬子江畔，是可爱的南京古城，我的家乡。啊！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，横跨长江。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。告别了妈妈，再见了家乡，金色的学生时代，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。啊，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，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。”

音乐是一种心境，亦是一种情绪的释放。深沉、缓慢、沙哑的歌声，从秋风中苦楝颤抖的老知青楼飘出，虽然旋律平缓，却好似一个人在低低地诉说自己的心事。都说“忧郁是歌曲的灵魂”，然而忧郁并非都是“空悲切”。不是吗？在寂静中，这第一次入耳竟然就牵心的歌声，仿佛一下子填补了“广阔天地”许多荒凉落寂的空白。循声而往，走向含情的吟唱。歌者是一位“老三届”上山下乡的老知青，他不无伤感地讲述了关于这支歌背后的故事：

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晚上，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的南京知青任毅，一时心血来潮在微弱的油灯下轻拂吉它低吟浅唱，终于谱写出这首《知青之歌》。大概是“歌咏所兴，宜自生民始也”之缘故吧，歌曲写好后，意外以超出想象的程度在全国知青中广为传唱。岂料，这首歌竟然惊动了“四人帮”。江青点名批判，张春桥、姚文元专门作了批示：“要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，要查清作者情况，要对黑歌进行批判”。那年元宵之夜，任毅住的农屋外面出现几道强烈的手电筒光束。几个荷枪实弹的军人破门而入，铐子在任毅手里嘎啦嘎啦作响。那天夜里，知青任毅被带走了。逮捕证上签的日期是：1970年2月19日。任毅被捕投入监狱后，于1970年5月24日被当时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。多亏江苏革委会主任许世友仔细查看案卷后说：“一个知青娃子，才二十来岁，又没有前科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？”当即批示：“该人年轻，个人历史简单，清白。没有死罪。”许世友枪下留人，最后任毅被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。一个雪夜，溧阳监狱看管任毅的班长隔着铁窗偷偷递进来几个菜包子，并让他唱一遍《知青之歌》。寒冬飘飞的雪花伴着旋律在轻盈飞舞，看守战士听着听着止不住地流下眼泪。许久许久，班长对任毅说：“我也是知青。”

森林里不能没有鸟，生活中不能没有歌。尽管当时上头一而再、再而三下令禁唱《知青之歌》，但“插哥插姐”们还是一茬接一茬地传唱开来：

“跟着太阳出，伴着月亮归，沉重地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使命，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，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。”

音乐就该是情绪的一种宣泄口，当你感到压力大或者情绪低落时，歌唱是一种最好的倾诉。音乐，能连接人心。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《知青之歌》被誉为知青界的《国际歌》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唱。在那蹉跎岁月里，每到夜晚，知青“插友”们要么傍一盏青灯翻看《第二次握手》；要么凑在一起吟唱“知青之歌”。唱着这支歌，一种缘于心灵深处的感觉，携带世间乡情回荡周围，心头涌动的亲切已经达到魂牵梦萦的境地；唱着这支歌，抒发一下自己的孤寂和胸臆，真切体验“修地球”的酸甜苦辣，从而升华到一个苦乐相通的境界；唱着这支歌，真情感悟惟有历经艰辛的磨砺，才能帮助我们完善自我。每个人心中都需要拥有属于自己那份坚定的信念，面向未来的憧憬“相信吧一定会到来”；唱着这支歌，用歌声连接彼此，知青们不必去咀嚼陌生的冷漠，到处可以觅到知音，到处可以找到吃住……

知青点苦与乐

太阳劳作了一天，终究还是有归巢栖息的时候。斜阳下，我走在收工回知青场的路上。下意识地停下脚步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山脚下的知青楼。简陋的知青楼啊！承载着多少酸甜苦辣！

我们的知青楼，是一栋两层土木结构的排房。一间宿舍，容纳二、三名知青。老知青说：“比起1972年以前分散插队的知青，上面对你们这一届知青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照顾了。这还得感谢李庆霖‘告御状’咧！”这件事的缘由是：1972年12月20日，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困境、自己家庭的难处和干部子女“走后门”的不正之风。1973年4月25日，毛泽东复信李庆霖“全国此类事甚多，容当统筹解决”，并寄上300元钱。1973年6月10日，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。以此为契机，“知青”以插队为主调整为安置办场，客观上改善了生存条件。

然而，“年龄十七八，下乡和泥巴。”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对我们来说，毕竟是严峻的考验。酷夏，面对骄阳炙烤的茶山陡坡，怯懦者望一眼就会腿软目眩，可是我们要靠自己的脚劲，将一担担粪尿挑上山，去肥沃那贫瘠的土地；寒冬，霜风刀割脸，冻雨跳成珠。顶着刺骨的冷风出工，抡镐挥锹“农改田”，汗浸棉衣忘却寒意……更不堪，每当劳作近晌午，常常肚子饿得咕噜叫。叫得人啊，脑袋发晕魂出窍。饥肠辘辘的时候，“虾苗拌糟，芥菜连头，番薯米对拌”，便是我们渴望的美食。因为这一张嘴，就连老焯有如“青绿塑料”的有（没有）油空心菜，也嚼得有味。

“艰难困苦”“备尝辛酸”，大凡这些在字典里读到的词，知青们却要用弱小的身躯在现实生活中书写着，难免存在一些挫折、烦恼和压力。凑起津贴购来一辆手扶拖拉机，有人仅凭说明书就驾驶拖拉机出场门，结果“铁牛”变成脱缰的野马，差点酿出车祸；原本是互相学理发理得实在糟糕，索性全体男知青都剃了“光光头”。谁曾想，剃个光光头怎么就招惹来“对现实不满”之嫌，简直让人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”。经历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烦恼，从此“蹉跎岁月”有了一种成长叫阅历，渐渐成为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。

一段磨练，一段苦涩，一段困惑……在苦涩历练的时光里，也总会有一些“苦中作乐”乐在其中。那时我们，结束了辛勤劳作，就聚在一起漫无边际地“吹牛”。那一天下雨不出工，大家凑在一起打发时间。有人风趣出上联：“红花不香，香花不红，牡丹花又香又红”；有人则诙谐对下联：“响屁不臭，臭屁不响，地瓜屁又臭又响。”这副平仄、对仗还不那么工整的对子，却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手法，不仅雅俗共赏而且有较强的趣味性。上联赞美了牡丹花的美丽与芬芳，而下联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描绘了另一种生活现象。横批“屁臭花香”则是对这种对比的一种概括，既呼应了上下联的内容，又联想苦涩青春的乐观。

言及对对子，不得不佩服女知青们的杰作。蘑菇房一隅的女厕所门上贴对联：“进去步步紧，出来一身松。”既生动形象，又不庸俗。“进去、出来”工整对仗，“一紧一松”和谐妙趣。厕所斑驳的门板中间，画了个大圆圈。圆圈里赫然书写一个大大的“女”字……。檐棚下女知青们绞尽脑汁的“臭美”，且从来不缺搞笑的故事。我们知青场对口单位是4087兵工厂，随父母亲单位挂靠知青点下乡的女知青有十来个。因此，节假日经常有青年工人和兵哥来场里闲逛。那一次，有两个男子在知青场玩转一阵子后，神情自若地走进女厕所。或许因为厕所“女”字造型格外夸张反而容易被忽视，即所谓：“睫在眼前最难见”；也许因为“进去步步紧”，走错厕所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“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”此时，在菇棚里喷水的女知青，并没有大惊小怪。只是当他们从女厕所走出时，操转喷头朝着男子射水。低声笑说：“今儿这一趟，让你淡定湿身”。这将误入女厕的男性淋个落汤鸡的场景，不禁引人捧腹大笑。

生活本来就是荆棘和鲜花并存。青春是充满活力的，纵使在“荆棘丛生”中也能绽放“欢乐的花朵”。场里的文化生活比较匮乏，知青们在劳作之余，只能拿出下乡时随身携带的小提琴、二胡、笛子、口琴，自娱自乐。每逢有人拉二胡或吹笛子时，旁边总是围着一大帮人。大家津津有味地沉浸其中，忘记了一天的烦恼和生活的枯燥。后来，场里有了业余文艺队，知青们自编自导文艺节目。有乐器表演、独唱、表演唱、快板、样板戏选段和采茶舞等，为枯燥的插队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农事忙毕，知青文艺队还到附近斗门头村为乡亲们演出。青春的短笛，悠扬我们特有的乐观。

一份情，一辈子

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。但凡一份情缘若是入骨，那就是一辈子的铭心。

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，多少次擦着手上的泥，眼里闪着感激的泪光。刚下乡便赶上夏收割麦，由于我干这农活不熟练，累得满头大汗，进度还是比别人慢。全光亮见状，便连忙过来帮衬。让我由衷感激，感激“双抢”伸出的援手；三夏进行时，天不亮就起，摸着黑才歇，忙活疲惫不堪。那天正午，我挑着麦担返回，一不小心脚滑摔了一跤，麦担也散了。霎时间，不禁抹了把脸，不知是汗还是泪。这时，钟铭铃黢黑的脸上淌着汗珠帮助拾掇麦担。让我打心眼里感激，感激烈日炙烤下的鼎力相助……感激惊险时刻野外的救援。一次野外“拔园草”，我走在前面拔着像水蛇似的野草。不料，乱草丛里突然腾起一条眼镜蛇。幸好，王建祥眼疾手快，跨步上前，一把将我拉开，避免被蛇伤害；感激老知青手把手教我农活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从五谷不

分中蜕变，很快掌握了播种、育苗、栽培、灭虫、施肥、田间管理，自留地种植的蔬菜长势也不亚于老农的……

缘起知青的同甘共苦，最难忘的事莫过于遇到困难时那份帮助。这不只是“扶一把、帮一下”的援手，也是艰难岁月里情绪的呵护。农场从春播到秋收，最难干的农活要数挑粪施肥。首先要到公社厕所里掏粪，然后挑着沉重的粪桶担子攀爬梯子岭百二磡，再将粪肥送到山上去。这对于一个花季的城里姑娘来说，是多难多脏的活啊！这种苦活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女知青干。男人的“男”字嘛，上面是“田”字下面是“力”字，意会的就是“从田，从力”的精气神。场里女性多，野外重、脏的劳作自然由男子汉担当。有一种说法：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”原来这一种社会助长现象，从来不是用来考验男性力气比女性大，而是可以协作互补让人心贴得更近，让我们更加珍惜互帮互助的知青情缘。

相惜多一分，心意便深一分。满怀“世界以痛吻我，我要回报以歌”的女知青们，“一样的青春热血，一样的苦乐年华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劳作女性的磨难艰辛不容易些，更呈现吃苦耐劳的坚韧与力量。在“知青点”这个大家庭中，女知青并非只要别人照顾的弱者，不论后境如何，还是蘑菇菌种实验，“知青娘子军”都能顶下“半边天”。曾经以为女性的温柔只是一种性格，后来发现她更具细心与体恤的品格。每当阳光收敛，天色变得晦暗，“她心似伞”赶在急雨骤至之前将蓑衣、斗笠送到需要的地方；犹记得，1976年12月底，我和李祖泽、苏树春、袁少云四人结伴去参军。她们居然把精心饲养得白白胖胖的肥猪宰了，给我们送别加餐。面对这么一份真情实意，一种由衷的感动便油然而生。“念去去”，感谢你们陪伴了我的青春。瞬间，彼此在一起经历的往事莫名涌上心头，突然觉得“知青点”的岁月还有那么多的不舍……

“哪个少女不怀春，哪个少男不思春”。知青年代的男女情感，的确多了些不自然的敬畏。正如知青作家梁晓声在《初恋杂感》一文中所说：“在情爱方面，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。对于当年的我们，政治荣誉是第一位。情爱不知排在第几位。”“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。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使我们不得接近。亦不敢贸然接近。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的并不自然的情况，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。”由于时代背景的桎梏，再加上而后命运不确定的“未知之变”，不少不解之缘委实渐行渐远，后来终究失去了最初的交集。

一剪白云一溪月，一程山水一年华。岁月可以冲淡悲欢离合，却带不走隐在岐后“知青点”的时光记忆。尽管我们场里的知青来自上海、江苏、福州、闽东等不同的地域，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，但同在岐后“知青点”的生产、生活、生存中，我们惺惺相惜、守望相助，建立了如同兄弟姐妹一样情谊。知青的路，我们曾经一起走过。一份情，一辈子。这种有如陈酿的情谊，在历经了岁月沉淀之后，亦醇厚而愈发珍贵。

